從喬布斯到「第三次浪潮」

王繼洪

如是我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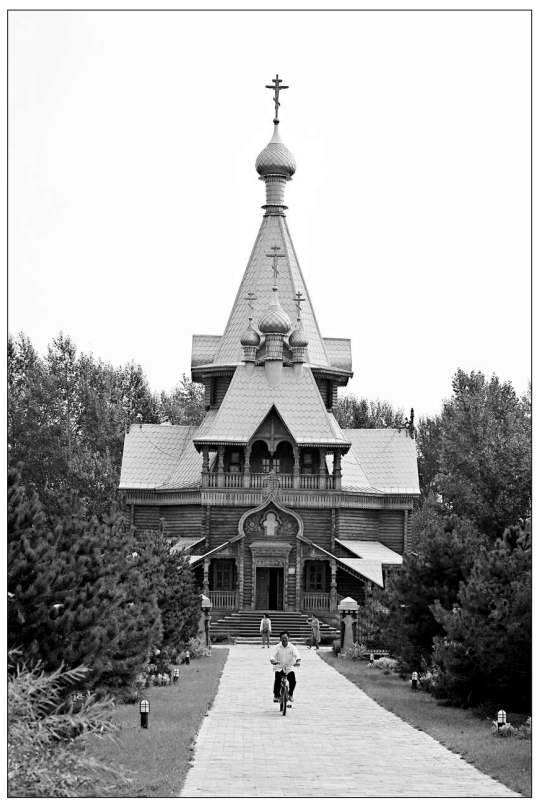
據報道，十月二日，已故蘋果前CEO兼聯合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在一九八三年的一次演講被完整的公開。令人驚奇的是，在近三十年前喬布斯就表示，終有一天電腦會在我們的生活中佔據不可替代的位置，同時還預言了與iPad相似設備的誕生。讀罷這條新聞，在感嘆之餘，不禁使我想起了近三十年前，美國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他憑藉自己的《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向世人揭示：人類社會劃分爲三個階段：第一次浪潮爲農業階段，從約一萬年前開始；第二階段爲工業階段，從十七世紀末開始；第三階段爲資訊化（或者服務業）階段，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開始。近三十年來這本書不僅轟動世界，被翻譯成二十幾種語言在世界各地出版，重要的是他在書中所預言的跨國企業將盛行，電腦發明使SOHO（在家工作）成爲可能；人們將擺脫朝九晚五工作的桎梏；核心家庭的瓦解；DIY（自己動手做）運動的興起等等，事實證明，儘管托夫勒對資訊社會的預言，不可能描述當今資訊和數位化網路世界方方面面的細節，但其預言畢竟大多都已成爲了現實。

今天的年輕人也許知道喬布斯的遠比托夫勒的多，但托夫勒也許比喬布斯更了不起。他不僅成功地預見資訊社會的到來，還忠告人們，由於科技和資訊的發達，人類應該在思想、政治、經濟、家庭領域裡會有一場革命。強調人們應盡快適應這些轉變，以迎接將要來到的第三次浪潮的文明。當時這本書不僅在世界上掀起了「浪潮」，也席捲了和震動了剛進入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

我們不得不佩服某些西方人在科學和技術上的預言及前瞻方面的能力和膽魄。無容置疑，我們的科技創新能力與世界先進水準還有很大的距離。我們至今能誕生像一九六五年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島素，這樣被世界所公認的科學成果，也爲數並不太多。我們在GDP、「政績」和「指標」等的層層負重之下，在職稱評定和應付眼前利益等嚴峻現實的面前，我們在這方面的預言，似乎也在放棄某種應有的話語權。我們申報和獲准的各種級別的科技研究專案，總是要求短則一二年，長則三五年內完成，這樣難免會造成急功近利的態勢，甚至個別弄虛作假也時有所聞。縱觀重大的科技創造和諾貝爾獎項，常常是靈感創意與深厚的基礎研究和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有多少是在長官的「領導」「規劃」和「限期」之下誕生的？

說起預言，中國歷史上也不乏有預言類的名作傳世，如久傳不衰的《推背圖》《燒餅歌》等，但這些大多既玄乎又與朝代的興衰更迭與災難有關。世界歷史上也有預言，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從托夫勒和喬布斯的預言可以看到，當代有些西方人在有關科技和社會生活方面的預言，似乎已沒有或少有以往的宗教成分，而是較能從科學和社會人文觀出發，來關注、思考人類和自身今天的命運，探索和認知明天人類的生活和社會的具象。

孔子早就告誡我們：「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一個優秀的民族不僅在於其輝煌的過去，更重要的是在撐起今天的同時，還能洞察明天，把握和領跑趨勢，並準備應對將會到來的艱難和創造未來。我們不僅需要中國式的喬布斯，我們更盼望能有中文原創版的《續第三次浪潮》問世，也能在全世界發行幾千萬冊，也能有我們的未來學家。地溝油、假奶粉和蘇丹紅等誠然可怕，但一個民族，如果缺乏預言、超前意識和前瞻的能力，總是根據自己的需要低着頭跟在別人的後面，成爲別人的代工和作坊，滿足於因襲翻版和蠅頭小利，甚至拾人牙慧，也許才是更爲可怕的。在一百多年的近現代史上，我們在這方面吃的虧難道還少嗎？



夏日即景

兆田（攝）

入木三分罵亦精

朱國良

自由談

罵的歷史久遠豐富，充塞於社會、生活的每處地方。罵的種類三教九流，五花八門。罵你是愛的流露，父母罵兒女常說「小兔崽子」、「小狐狸精」——這是愛罵；女的罵男的，常說「千刀萬剮」、「這死鬼」——這是情罵。至於笑罵、痛罵、暗罵、錯罵、絕罵、叫罵、誘罵、唱罵、對罵、誤罵、臭罵、指桑罵槐、口頭相罵，眞是林林總總，很有些「卻怪詩書收不盡」的意味兒。

歷史上，演義中，罵是絕唱，罵留佳話，比笑似乎更多意趣。清代思想家龔自珍胸有不平總是罵，因而罵名遠揚，並因罵得福。科舉考試時，因考官懼怕其性喜罵，「如不取，罵必甚」，幸而獲中進士。古往今來精闢的罵，要算是《三國演義》上「武鄉侯罵死王朗」了。諸葛亮這「三寸不爛之舌」也眞夠厲害的，如簧巧舌翻滾之下，罵王朗是爲官的朽木，食祿的禽獸，當朝的狼狗，秉政的奴婢，和曹操「同謀篡位」，「天地不容」。可憐王朗沒有宰相肚裡可撐船的氣度，竟惱羞成怒，氣血攻心，被生生地「罵」死。不知鄭板橋是不是感於諸葛丞相這件事，作下「搔癢不着贊何益，入木三分罵亦精」的楹聯。板橋此聯與他其他詩作一樣，平淡中藏奇詭，有大巧若拙見無形的氣象，也有淡極始知花更艷的氣韻。罵得對，罵得妙，比捧得不對不知要精到多少！

而罵還大有藝術性可言。五代末年，宋太祖趙匡胤派三萬大軍遠征後蜀，耽於聲色的後蜀君臣貪生怕死，雖擁有十四萬大軍，卻不動一兵一矢，掛起白旗投降了。一日，趙匡胤召見被喻爲「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的蜀後主孟昶的貴妃花蕊夫人。在趙匡胤命其吟濤下，這位曾作宮詩百首的才女，亡國的羞辱，自身的悲憤與委屈之情，一齊湧上心頭，化爲激越的詩情。她輕啓朱唇，曼聲吟誦道「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應該說，對前兩句稱孟昶爲君王，道自己「不得知」，對爲了顯示一下大宋皇帝威儀的趙匡胤來說，不以爲然，也大不滿意，但對花蕊夫人的過人才華和超人膽量，還是刮目相看的。但當吟誦至「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這後兩句時，柔順一女子，頓顯女有烈性的意氣，慷慨悲歌，熱淚盈眶，悲憤欲絕之下，表現出亡國的沉痛和對誤國者的痛切之情。「十四萬人齊解甲」，可恥在於不費兵矢，打開城門，拱手相送，不戰而降啊！花蕊夫人想到這裡，憤極氣極，終於爆發出一聲火辣辣的罵：「更無一個是男兒！」這一聲罵，如雷轟鳴，似磐震盪，如山呼海嘯，似沙場鐵騎，如錢塘秋潮，似伏夏暴雨，眞正痛快淋漓，酣暢至極，尤其是出自一個弱女子、女才人之口，足使十四萬男兒爲之羞愧！罵亦是心聲。需要提一筆的是，據《十六國春秋・蜀志》記載：花蕊夫人始終未忘亡國之痛，以後幽居宋宮，憂鬱而死。以此也證明了她這首《述國亡詩》是她從血管中流出來的眞情流露。

罵人不是美德，值不得提倡，潑皮式、潑婦式的醉罵街罵更是鴉聒蟬噪，令人生厭。但人生在世，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曾罵過人，也沒有一個人是沒有挨過罵的。孔聖人也罵過學生宰予是「朽木不可雕也」。梁實秋一本書還取名爲《罵人的藝術》。這除了被罵者的氣度外，罵得有藝術，罵得巧妙，罵得在理，罵得被罵的人也心服，也是重要的原因，反之，「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也絕非是藝術了。

孟浩然：風景與田園

柏樺

文林漫步

孟浩然一生屬閒雲野鶴，優遊於山水間的詩人。他每每「遇思和詠，不鉤奇抉異」（皮日休語），詩雖閒逸清淡，不搞新奇古怪之類，但「語淡而味終不薄」（沈德潛語）。他那作爲隱者的人生觀和眞性情使他的詩到達了一個高遠清幽的境界。難怪李白也要大獻殷勤：「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那麼我們也先來看看這位「白首臥松雲」的孟夫子吧。《秋登萬山寄張五》：「北山白雲裡，隱者自怡悅。相望始登高，心隨雁飛滅。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發。時見歸村人，平沙渡頭歇。無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

在這首登山懷友人的詩中，孟浩然率先化用陶潛《答詔問山中何所有》詩：「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接着點明登高之具體原因，是爲相望隱居在對面山中的友人張五。浩然之心隨着秋雁飛遠了。而時間已到黃昏，哀愁泛起，但哀愁中又夾着些許清秋的逸興，在風景中，我們的孟夫子正在懷想着遠人呢。

接下來續寫逸興的情狀。浩然舉目望去，只見山下一片和平的樣子，農人收工歸來，三點兩點，有人坐歇於渡頭。而天邊的樹木遠遠看去似細小的薺菜，那江畔的沙洲在漸暗的暮色中宛如一彎小月。鄉村的景致如此悠閒從容、寧靜致遠，浩然不禁遙寄張五，邀其共演重陽載酒，大醉山頭這一幕。「重陽載酒」典出《續晉陽秋》：「陶潛嘗九日無酒，坐宅邊東籬下菊叢中，摘菊盈把。未幾，望見白衣人至，乃刺吏王宏送酒也。」孟浩然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由此可見他是一個重情感的人。這樣的人寫出暢秋志懷友人的詩當在情理之中了。

在《宿業師山房待丁大不至》中，孟浩然一邊觀賞風景，一邊期待朋友丁大，他是多想丁大也快些到來，與他共賞這良辰美景呀：「夕陽度西嶺，群壑倏已暝。松月生夜涼，風泉滿清聽。樵人歸欲盡，煙鳥棲初定。之子期宿來，孤琴候蘿徑。」約會的朋友長等不至，難免會讓人萬般揣想，或擔心，或責備。時間太慢，而內心焦渴，所以眼前即便有再好的風景也是不堪入目，我想，這或許正是現代人的少有閒心，但古人卻不是這樣，你且看一個孟浩然是如何在一場漫長的約會中靜候風景的光臨的。

夕陽、群山、松月、風泉、樵人、煙鳥，這就是周遭的景致。這一夜，浩然將歇息於此。他約了好友丁大今晚來這兒的業師山房把酒晤談或彈琴歌詠。然而丁大還未到，他只好持琴於窗前，雙目望着幽徑。就在靜候丁大的光景裡，滿眼風物令其沉醉，他多想與友人共享這良辰美景啊，而丁大卻遲遲不至。

此時，浩然的心已隨「煙鳥棲初定」。他並不急躁（指等待的急躁）也不多言，只是慢慢流連，似乎僅在幻想中與友人坐看幽泉與松月。丁大後來是否來了業師山房，這一點並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一首詩從此響在了我們的耳畔。「每誦之，有泉流石上、風來松下之音。」

「松月生夜涼，風泉滿清聽。」這種天仙般的意境被浩然請到了人間，它使我們永遠有初逢唐詩，抑或中國詩歌之美的驚喜。這二句詩不僅有着我們中華古國最美的風景之表達，還有着古中國人清雅生活之寫照以及恬淡寧溫之禪意。有了這樣的風景與生活，我們還祈求什麼呢？然而今天的中國與中國人早已是另一番神情與模樣了。

在《夜歸鹿門歌》中：「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歸鹿門。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棲隱處。岩扉松徑長寂寥，唯有幽人獨來去。」且聽，從《夜歸鹿門歌》中，我們聽到了從山寺傳來的黃昏的鐘聲，漁梁渡頭乘船歸家的人們正熱鬧而喧嘩；世人向他們的江村去了，而浩然卻去他的隱居地鹿門。

黃昏已逝，月亮初臨，靜穆的夜色已隔離了塵世，浩然在松風與幽泉間獨行，不覺已到達鹿門了。鹿門的月色照亮了煙霧繚繞的古樹（詩人用了一個「開」字，而不用亮字，頓時神韻即出。另「開」字有禪意之感覺，如「開悟」等。「開」字在此還有隱逸之風，而且誦讀起來口感也更好一些），他感懷良久，駐足留戀，因爲這也是漢末隱士龐德公的居處啊。當年他採藥不返，從此走上了寂寂隱者的道路，而今夜，浩然又走在了這條先人曾走過的幽渺道路上，他的心緒是沉靜又熱情的。空闊的夜晚，廣大的天地，唯有他一人在這長長而寂寞的松徑間獨來獨去。這是他選擇的生活，他嚮往的生活，同時也是他清遠而閒適的日常生活。在此，我還想到俄羅斯詩人勃洛克的詩句：「道路輕輕飄向遠方。」那是俄羅斯人的浪漫之聲，而非「幽人獨來去」的漢人之禪聲。

一天的功課已在風景中做完，「夜歸鹿門歌」成全了他內心的任務。

除了享受清嘉寂靜的風景之外，孟浩然也歡喜田園生活的小小熱鬧與歡愉。在《過故人莊》中，他爲我們送上了另一幅景致：「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中國人的理想生活是什麼呢？就是田園生活。陶潛開其先河，之後可謂自成一個流派。它不僅影響了代代詩風之一種，同時也影響了中國人的實際生活。近人豐子愷、林語堂、周作人等也樂於其道，作過多種論述，這裡單表《過故人莊》。老朋友已擺上了雞肉與米飯，請我去他鄉間家中作客。那兒綠樹與村舍合二爲一，別有興味；城郭外的青山悠悠橫斜。而此時，歡樂的高潮來了，我與老朋友憑窗對坐，把酒閒話。窗外是和平的打穀場和清芬的菜地。歡樂在繼續，浩然與老友在流連光景、共敘家常。直到分手時刻，浩然還依依說道，待到秋氣爽朗的重陽節那一天，他會再來飲酒賞菊。

筆者以爲此詩五、六句寫得最爲傳神、細膩，鄉間美好風物盡在紙上，讀後不覺令人掩卷嚮往。「話桑麻」化用陶潛《歸田園居》二句：「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這雖是一般鄉間的家常話，但吟來極爲自然妥貼。

浩然這首詩出語平凡而恬淡，正合孔子所說：「子不語怪力亂神。」同時，他還告訴了我們一個人生活的奧妙，那就是過古樸的田園生活並和諧地與世無爭。現代都市人一天到晚無比忙亂，偶爾也去都市邊上的鄉村過一日半日田園生活，這種「農家樂」式的生活不正是對唐人生活的回應嗎？另外，浩然的這一境界還令我想起了十六世紀陳眉公的一首《清平樂・閒居書付兒輩》，筆者在此抄錄下來，作一個互文對舉：「有兒事足，／一把茅遮屋。／若使薄田耕不熟，添個新生黃犢。／閒來也教兒孫，讀書不為功名。／種竹，澆花，釀酒；／世家閉戶先生。」

銀線灰蝶　　黃康華（攝）

秋的遐想

朱立文

天南地北

九月的秋風吹過，置身於中，一個人漫步在衰草滿地的荒野，以往那深深淺淺的記憶，隨着腳步高低，又一次充斥我的身體。人生中緣分往往讓人難以釋懷，有時一次偶遇，有時只是一次小聚。但留給我的卻是綿綿的思緒。

那擦肩的一瞬，驀然發現，那人就是自己千年尋覓的夢中人。這些淡淡的小插曲，如清純愛韻，似江南細雨，總是會讓人在不經意間悄悄想起，使人不知不覺中沾染了滿身的相思。她的一點一滴，都會裝滿我的心；她的一顰一笑，一喜一嗔，都會牽動着我的情。

秋風、落葉，總給人一種蕭瑟荒涼之感。看着這些不同色彩的翻飛落葉，在秋風中舞動後又撒落在衰草之中，往往讓人聯想到不同人的一生。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一輩子充其量不過那麼多天，珍惜和感悟身邊的一切，才不枉爲人世。

漫步在這衰草的荒野中，時間久了，腳上也會沾滿許多黏性的小東西，它們很小不起眼，可一旦被黏上，你到哪裡，它們就跟到哪裡，除非你把它們用刷子刷去，不然就會跟定你一輩子；而那些秋風、薄雲，經常穿行於你的左右，瀰漫在你的周圍，你卻無法很好地掌控它們。其實人生就這樣，你不想要得到的東西，偏偏拽着你，像那些黏性的小東西一樣；你想要得到的東西，會一波三折，像秋天裡的風和雲，它們時常都在你身邊，你想抓卻又抓不住……

漫步在這衰草的荒野中，收住思維，駐足——卻不知腳往哪兒邁。看着眼前這麼大的一片荒草地，我不知道何處去尋覓我要的那份情感？看着這些躺在衰草中的落葉，我猜不透哪一片落葉上寫滿了對我的相思？這一瞬間我迷茫了，抬頭看天，天不語不言。於是，我一路小心翼翼，不敢再觸碰那些色彩繽紛的落葉。有時踮起腳尖，有時幾步跨過，曲曲折折離開了那片荒草地。

終於走上了正路，沒了那衰草的羈絆；沒了那黏性小東西的纏綿；沒了那五顏六色落葉的誘惑。心豁然開朗，嘴裡哼着小曲，一路秋風、薄雲的陪伴，漸漸走近村旁……

失意不失志

一凡

人生在線

人生何處不失意，活在這個紅塵，你難免會遇到許多的不如意。冷靜地面對一切，才能眞正地把握自己人生的船舵。記得一九七九年春，我們一家面臨着饑荒：一日三餐地瓜米，桌上有地瓜葉，鹽巴蘸水成蝦油。可即便這樣的日子也不是天天都有。那時我們正長身體，我每天都飢腸轆轆。我便把目標轉移到了大人收拾過的地瓜畦。找一根尖銳的斷樹枝，在被掀起的泥塊下尋找小番薯和斷番薯片，找到了，甚至連泥土也顧不得擦去，就塞進嘴裏，然後繼續「挖寶」。挖累了，就呆呆坐在河邊的芭蕉叢中，看着水中小魚兒游動，心中卻早萌生了一種理想：長大後我一定要成爲一個有本事的人！

時間轉眼過去了十幾年，我成長爲身強力壯的青年，時常懷抱一把吉他，用瓊瑤式的愛情夢想，期待邂逅雨季中的丁香少女。像多數愛情故事一樣，我的愛情也曾經在浪漫中進行，然後在痛苦中結束，刻骨銘心的初戀以曾經女友的匆匆出嫁結束。當年我還是一個人在遠離家鄉的山區任教，失戀的折磨和濃烈的鄉愁，讓我夜不成眠，便爬起來在辦公桌前一遍又一遍地用毛筆寫着《聖教序》。當東方魚肚白的時候，我才站了起來，看着朝霞，長長地嘆一口氣。

回首過去，再看看現在的幸福家庭，我的心中依然湧動着一種對當年遭遇的懷戀和感激。現在，我能夠寫得一手比較像樣的毛筆字，能夠比較像樣地鼓搗出一些文章，也許，是眞的與我那場風花雪月的失戀故事息息相關吧。現在，教書的閑暇時間，我常坐在香椿樹下，看松鼠竄上又高又直的樹幹；看那整齊的黃色小菊花搖曳在書聲朗朗的校園，似乎，我的心靈得到一種淨化。

這時，我突然莫名地想起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我彷彿看到了一個失意的智者，端坐在寂寂的唐朝，釣着一江的寒冷，守候着最後的一片潔白的孤獨。他垂釣的不是魚，而是一種智慧，一種高潔的嚮往。我轉身看見窗下的那一片野菊花，開得燦爛極了。

韓信與林彪

秦時月

往事鉤沉

陳平的同事韓信遭到滅族，是不是也算報應？一般史家都列入「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結論中，視韓信爲劉邦的「良弓」、「走狗」，能自圓其說，也不無道理。

換一角度，韓信也可歸於陳平說的「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一類，當年他在山東節節勝利，軍威大振而屯兵不進，要挾受傷、被困、急需救援的劉邦封他爲假齊王（代理齊王），劉邦憤怒異常，但在張良、陳平提醒下，超標準滿足了他的要求，直接封他爲齊王——韓信統領大軍，獨當一面，要求不能滿足必生異志，當時打敗項羽是第一位的，對內部的離心離德只能裝傻。

天下初定後，次要矛盾自然而然成了主要矛盾，不消滅「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便不能從根本上鏟除此起彼伏「謀反」、「動亂」。爭奪天下、戡平亂世需要虎狼之士，治世呢？

有人將林彪比作韓信，未嘗不可。葉群的日記說林彪：「是一個專門仇恨人、輕視（友情、父兄、子女——無意趣）人、把人想的最壞最無情，終日計算利害，專好推過於人們，勾心鬥角互相傾軋的人。」作爲一起生活的妻子，所言即便有情緒成分，其對丈夫基本性格的認識，總要比別人準確的多。與林彪早年共事的陳毅，在林彪正紅的年月當衆放言：「他不當叛徒，我不姓陳。」這些顯然都不是一時激奮之語。

「相由心生」，一個人的內心世界，是會通過面相，乃至不經意的舉手投足表現出來。記得召開「九大」前，一同事悄悄告訴我，某相面人說：林彪面相不好，必橫死。話畢，我們倆都不由自主四下張望，生怕有人聽見，那年月這是大逆不道。後來看到程潛的話：「林彪詭計多端，沒修養，一副奸相，絕沒有好下場。」這位程老先生身歷亂世，一生閱人無數，自當有此功力。

戰爭年代，在毛澤東駕御下，林彪既是猛虎又是狐狸，出手刁狠，戰功卓著，無人企及；天下太平後，由於道德的缺陷，將猛虎加狐狸的本性帶到了官場，爲了謀取最高權力，不擇手段迎合毛澤東；長期韜光，拒絕養晦；視友爲敵，唯利是圖；拉幫結派，搶班奪權；最終折戟沉沙，葬身異域。鄧小平在「九一三」事件後說：「林彪不死，天理難容。」

看來，報應還眞有其道理，來世姑且不論，如果將個人成功建立在衆人的犧牲、損失和痛苦之上，處處行害人之能事，現世即會招來仇恨和報應，古人云：「千夫所指無疾而終」，「萬夫」所指呢？「萬萬夫」所指呢？

（《陳平祠隨想》三）